



社会主义的实干家

李鎮書

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鎮寿

陆拂为 赵淮清 段存章

农 业 出 版 社

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

陆拂为 赵淮清 段存章

农业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5 千字

1978 年10月第1版 1978 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9,300 册

统一书号 4144·276 定价 0.13 元

目 录

界牌岭上.....	1
下车伊始 敢抓柴米油盐.....	6
一脚踢开了多年的锈锁.....	8
千里行军 拨乱反正.....	12
不出几身汗 蹲不出好样板.....	17
白活一天 不作贡献 有啥滋味.....	22
宁在马上战死 不在马下蹊死.....	27
娘子关上登高望远.....	31

界 牌 岭 上

太行山区有个界牌岭，岭南是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岭北是晋中地区的缺粮户——平定。

一九七五年九月，当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各地代表路过这里时，往南看，层层水平梯田，块块人造平原，庄稼象大海的波涛，一浪高一浪；往北看，山秃沟荒，地瘦苗黄，庄稼稀稀朗朗。代表们感慨地说：“平定啊，平定，近水楼台不得月。”

“四人帮”反动文痞姚文元，反革命嗅觉十分灵敏。他立时捞起这根稻草，当作一支射向大寨红旗的冷箭，幸灾乐祸地笑道：“大寨经验连平定也推不开，全国能学吗？”

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为了使大寨经验在平定开花，一九七五年初，党把昔阳县大寨公社党委书记乔素祥派到平定担任县委副书记，使平定的面貌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为了进一步加强平定的领导力量，党又决定派大寨公社南墙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去平定担任县委书记。

当南墙的干部群众向国家贡献大批粮食时，没有人皱过眉头；如今要他们贡献出自己学大寨的带头人，人们都感到心疼了。大家接二连三地去找上级请求撤回调令。得到的回答是：“要顾全大局。是先顾三百口人的南墙，还是先顾三十万人的平定？”

在那些日子里，李锁寿吃不下，睡不好，脸庞消瘦了。他一再向领导申述自己的理由：“我连一个大队也没带好，怎么去

负责一个县？千万别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失！”领导上回答说：“你出去见见世面吧！有困难组织上会帮助，这是党的决定。”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的决定，就是命令。李锁寿去大寨向陈永贵同志告别，老陈嘱咐他说：“我送你三句话：要敢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你要拿定主意。”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锁寿上路了。

这个四十五、六岁的庄稼汉，在旧社会度过苦难的童年，他九岁上死了妈，十多岁就去给地主放牛羊。解放后，他光荣地入了党，担任过村里的义务教员、生产队长、大队会计等职务。后来，党员们又推选他担任了南埝大队党支部书记。南埝是个穷山窝，人们曾经用这样的顺口溜形容她：“南担煤，北担水，磨道跑断两条腿，坐上锅没有米，要想富裕离这里。”可是，李锁寿不信条件不能改变，不信困难不能克服，他带领群众学大寨，决心改变家乡的面貌。南埝自古只有羊肠小道，他和社员们劈山修了五里长的公路，使马车汽车进了村；南埝缺水，他和社员们架设了几千米的简易管道，把松溪河的水提上山，使社员们能饮用清泉水，庄稼地实现了自流灌溉；南埝的土地少边没堰，活土层很薄，他和社员们下硬功把山坡地整修成了层层梯田，使粮食亩产由二百来斤增加到一千多斤；南埝社员历来居住的是破土窑，他发动群众自力更生修建起一排排青石窑洞。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山青水秀、高产稳产的新农村。

现在，李锁寿要离乡出征了。乡亲们扶老携幼送了一程又一程，依依不舍。他们回想起南埝学大寨走过的路子，锁寿是多么好的带头人啊！他为了改变穷南埝的面貌，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记得有一年夏天，他和另一个社员到兄弟公社给集体买猪娃，路遇大雨，河水猛涨，他冒着生命危险挑着猪娃渡河，一个浪头把他打倒，冲出一里多路，当人们把他抢救上岸后，刚刚苏醒，第一句就问：“小猪在不在？”有一年冬天在石头坪沟打坝造地，石头砸伤了他的手指，鲜血直流，他回村找医生包扎了一下，又继续赶回工地，别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我手不能垒，肩能抬！”说罢，就拿起大抬杆去抬石头。在人造平原的工地上，哪里危险，他往哪里冲。一次，放大炮崩起的冻土块砸住了他，大家围过来一看，一条腿骨断了，三根肋骨断了，立即把他送进医院。他在医院住了十多天，伤没好就回到南埝。过不了几天，社员们看见他拄着双拐杖来到工地。

这样的好书记，社员们怎么舍得他走。分手的当儿，赵志武拉着李锁寿的手，热泪在眼眶里转动，千言万语一齐哽塞在心头。赵志武曾经担任过南埝的党支部书记，他由于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他。李锁寿对赵志武的错误毫不留情，但在处理赵志武的问题上，他却比人们想得更多更远。当时，从党内到党外，都有人主张开除赵志武的党籍。为这事，李锁寿想得几夜合不上眼。阶级兄弟犯了错误，治病是为了救人，留在党内可以更好地教育他。为了说服党员和群众，锁寿想了三条理由：一是赵志武出身很苦，从小给地主赶牛放羊，本质上是好的；二是赵志武路线觉悟不高，办了许多错事，但他没有脱离劳动；三是他对自己错误认识较好，改正错误的决心也大。在一次社员大会上，李锁寿把

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于是，大家一起回忆了赵志武的苦难家史，分析了赵志武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这一夜的会一直开到快天亮，赵志武掉了泪，社员们也掉了泪。大家最后的意见是：把阶级兄弟留在党内教育，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打这以后，李锁寿热情帮助赵志武。志武劳动打头阵，不怕苦，不怕累。不管分配给多重的任务，他都按时完成，锁寿就及时表扬他。有一次，队里派志武到兄弟队买牛，志武一心想为自己的小集体办好事，就占了兄弟队的便宜，锁寿知道后就批评他，志武道：“我又错了，不知道坑害兄弟队也是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坏作风。”随着他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党支部让志武担任了作业组组长。开始，他不敢大胆管，有的人也不服他管，锁寿就支持他大胆地工作。以后，志武的威信在群众中逐步提高，党支部又让他担任了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经过几年的考验，赵志武重新得到了群众的信任。

李锁寿和南埝的山亲、地亲、人更亲。他亲手培养起一批好干部，建成了大寨式的领导班子。李保栋这个年轻人，担任了南埝大队党支部书记，接上了李锁寿的班。临别时，李锁寿对战友们说：“南埝要继续学大寨，今后五年五大变——山顶变平原，荒山变果园，山地变梯田，旱地变水地，一茬变两茬，咱们共同设计的这个蓝图一定要实现！”

送行的人已经走出村很远了，李锁寿一再劝大家止步，他说：“我一定常回来看望大家。”听了这话，有人哭出声来：“哄俺哩！锁寿是人家平定的人了！”

李锁寿和送行的干部驱车来到界牌岭。这时秋庄稼已经收完，在同样的蓝天白云和太阳的辉映下，两边的气氛是多

么不同啊！昔阳摆开了移山造地的战场，人欢马嘶，红旗在弥漫的硝烟中飘舞。而平定的山坡上却很冷落，道上挤挤嚷嚷，堵塞着一些以煤换粮的小平车。许多人在弃农经商，要把平定县真正引上学大寨的路上来，可不是件容易事啊！李锁寿感到肩头上象有千斤重担压了下来。

送行的上级党委负责人紧握着他的手说：“依靠当地党组织，依靠平定三十万人民，我们等着听你的好消息。”李锁寿深情地向哺育他的昔阳大地和昔阳人民告别，毅然登车而去。

在战争年代，许多干部带着武器离开根据地，去开辟根据地。现在，李锁寿离开大寨县去普及大寨县，他携带的武器是《毛泽东选集》和华国锋同志《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

平定县很不平定。“四人帮”反革命思潮浊流滚滚：有些人祭起“走资派”的帽子当法宝，使得许多干部顾虑重重，不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李锁寿的到来，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人说：“新书记是学大寨的名将，平定有指望了，搞资本主义的断了路，干社会主义的迈大步。”有人说，“平定四年换了五任书记，又派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庄稼人，能顶事吗？”也有人说：“南塙造平原，一炮放出来个县委书记。哼，来平定翻锅底，小心别扣在锅里头。”

总之，许多人热望他能成功，也有人等待他的失败。有些人还到县委门口张望，想看看新来的书记究竟是啥模样，到底有多大能耐。

但是，李锁寿到平定的第二天，就到群众中去了。

下车伊始 敢抓柴米油盐

李锁寿走了一村又一村，看着，问着，劳动着，思索着。他以昔阳的眼光来衡量平定，一些当地人司空见惯，不以为怪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昔阳的夜晚，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灯火通明，人声沸腾；而平定城关公社的农村却是一片寂静；只有农家窗口昏黄的灯光，象寥落的寒星，在苍茫的夜色中摇曳。李锁寿随口问南关的会计：社员晚上加班吗？会计气呼呼地说：“谁给加班粮？白天还干不动呢！”旁边的人生怕这些“牢骚话”会顶撞了县委书记。李锁寿却并不在意，继续询问着大队的人口、田亩、产量……。原来，南关因劳力外流，地瘦粮少，每人每年平均口粮只有二百八十斤，而在平定这并不是个别现象。李锁寿感慨地说：“资本主义把人害苦了！”心想：过去南埡也有人认为集体靠不住，只有个人找出路，结果越闹越穷。现在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首先要使人们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李锁寿走在山路上，这里听不到松涛的呼啸，只有山坡地里林立着一米高的玉米秸秆，在寒风中飒飒响动。这和昔阳的铲茬肥田形成鲜明的对照。时或有人抱着玉米秸朝近面走来，李锁寿上前搭话：“拣这干甚？”“回家烧哩！”他心里纳闷，平定是煤乡，拣秸秆当柴禾，那肥料怎么办？要浪费多少劳力啊！公社党委书记告诉他，山区交通不便，社员要煤只能央求司机捎脚，司机不但要烟酒好饭招待，还要油、要鸡蛋、要核桃，有个司机竟硬逼生产队宰了一头耕牛，方肯卸车。



关心人民生活

李锁寿回县跟常委们商量说，县委是三十万人的当家人，当家人不管群众的吃穿用，让群众靠谁？不靠社会主义，难道能靠资本主义吗！于是，立即成立起一个由他负责的运煤指挥部。指挥部要县委带头出车，并把各厂矿、企业单位的汽车调动起来。为山区群众“雪里送炭”。李锁寿跟负责运煤

的单位约法三章：司机下去不能吃请、受礼、搞特殊；运煤要有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厂社要订立长期合同……。接着，李锁寿就去山区检查路面，解决道路维修问题；解决汽车放空问题。有些司机怕艰苦，他又亲自去做思想工作。

在同一个时间内，李锁寿在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建议产粮多的社队出售“风格粮”，帮助缺粮社队克服困难。他说，平定县是三十万人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要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会后，各社队都纷纷行动起来了。

李锁寿办这两件事，立刻传遍全县。人们说，这南墙来的庄稼人，跟俺平定庄稼人心贴心哩！但也有人讽刺道：

“下车伊始，柴米油盐，不抓大事，好行小惠。”李锁寿听到这些议论，对干部们说：“关心群众，就是关心革命。柴米油盐里不出政治吗？天天唱漂亮的“革命”高调，不如切实做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我们只有首先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才有利于调动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一脚踢开了多年的锈锁

李锁寿决心刹住平定的资本主义。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刮起一股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妖风，攻击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矛头向下整群众”。李锁寿既要抵制来自“上边”的这种“新精神”，又要对付那些闻“风”而动，专会捣乱的所谓“造反派”。他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毅然选择锁簧公社作为突破口，打响了敢批资本主义的第一炮。

锁簧盛产黑（煤）、白（矾石）、黄（硫磺），公社党委会

记不把产品纳入国家计划，却私自拉出去换麦换油，换回的小麦比公社小麦总产量还多。他一向自称“造反派”，谁也不敢碰他。这么一闹，许多大队弃农经商，买卖成风；国家分配的化肥拿去换了麦；个别大队把集体地岸上的石塘拆下卖了钱；用于农业生产的许多车马卖了，换回一部“没户口”的汽车，跑买卖……。资本主义把人心闹散了，资源丰富的锁簧成了年年吃供应粮的拉腿社。李锁寿用党的基本路线发动群众，揭出这个干部的不少问题。他愤怒地责问：“你自称是什么‘红色政权的新生力量’，贫下中农借债度日，你一家就旋了四眼窑，你‘红’在哪里？‘新’在哪里？”他把这个干部交给群众批判，并着手调整了公社领导班子，很快就刹住了锁簧的自发势力。贫下中农兴奋地说，这把“锈锁”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阻拦我们学大寨，新来的书记一脚就把门给踢开了。

锁簧之行，也使李锁寿发现了县委内部的一些问题。他和常委们商量，决定在领导班子中进行一次整风。这时，有人提醒他：“梁效可是说过，整顿就是复辟呀！”李锁寿不理那一套，说：“管它什么‘凉效’、‘热效’，咱们按华国锋同志的报告办事。”那人又说：“你别心急，现在风向变了……。”李锁寿说：“啥叫风向？你说快，我还嫌慢哩！”

但是，李锁寿顶着“四人帮”干，也有人顶着李锁寿干。县委常委们开了三天整风会，打了三天“太极拳”。有的人明顶暗抗；有的人说远不说近，说过去不说现在，有的人心里清清楚楚，嘴上吞吞吐吐。李锁寿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建议邀请各公社党委书记、大队支部书记和贫下中农代表来参加会议，帮助县委整风。



大批促大干

这是把大寨、昔阳整党经验运用到平定来的一次革命实践。许多对资本主义怀有深仇大恨的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尖锐地指出，锁簧那个干部的事，县委不是不知道，而是很清楚。有的人得了好处，被他堵住了咀；有些人怕惹恼了这个“造反派”，给自己招了祸……。县委实际上拉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套车，有些人资本主义躲路，让路，甚至开路。



县委整风

会上的火力越来越猛，有些干部的思想包袱沉重。这些年错误路线的干扰，给党内的民主生活造成了严重恶果。一开展批评，那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整垮、整倒的往事，就象梦魇一样在许多干部的头脑中回旋……。李锁寿亲切地问一个干部：“受得了吗？”那个干部沉重地说：“有什么法子，干不了就靠边站吧……”李锁寿说：“咱们这次跟过去不

一样，我们是按毛主席关于‘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教导办事。”

严肃的批评，热情的帮助，使干部们感到无比的温暖，增强了他们跟错误决裂的决心和力量。两位县委负责人在会上检查了自己心慈手软、明哲保身的老好人思想。正气树起来了。

县委整风会议共开了十天，它是平定县农业学大寨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县委内部仍有个别人在暗中捣乱，多数人却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了党指引的道路，大家响亮地提出：“共产党的县委，只能拉社会主义的车。”会后，全县普遍开展起整顿领导班子，批判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三千多外流劳力归了田，迈出了真学大寨的步伐。

千里行军 拨乱反正

李锁寿在城关公社南关大队，发现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这里的领导班子象走马灯似的，你上台，我下台。连会计、保管、赤脚医生都换了又换。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工作积极，就是办法少一些，也被撤了职。这下干部的心更凉了，社员心更散了，谁也不肯出头负责。李锁寿协同公社党委决定进行一次整顿。

南关的干部一听又要整顿，心想这是些老规矩了，一茬庄稼一茬干部嘛。有两个生产队长把检讨写好装在兜里，打算到时候掏出来念，念完了就下台。可是，当他们一进场，气氛跟预料的完全不同。李锁寿首先宣布，恢复原大队党支

部书记的职务。他说：“基层干部一年到头工作辛辛苦苦，当领导的平时不帮助，一有缺点就撤职，这怎么行？干部有错不怕，改了就好……。”坐在台下的那位支部书记听着听着，鼻子酸，眼泪象断线的珠子似的流下来。他在会上表态说：

“县委支持我，我一定好好干，咱们在实践中看吧！”李锁寿对那两个原先准备下台的队干部说：“想撂挑子吗？干革命可不兴辞职呀！除非你自己创造让人民打倒的条件，那我就不让你干了！”他那幽默的话，引得大家破涕为笑。南关大队经过一番整顿，学大寨上了路。一九七六年，全大队的粮食亩产从五百斤猛增到一千斤。群众高兴地说：“救了一批干部，产量翻了一番。”

李锁寿从南关看全县，在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上提出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昔阳年年大干，平定是小乱接大乱，把政策搞乱了，组织搞乱了，人心搞乱了，好的不香，坏的不臭。要调动千军万马，必须把被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情舒畅地干革命，学大寨。我们要到下面去，听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一九七六年六月，李锁寿带领四十多名县、社领导干部，顶着“四人帮”“整顿就是复辟”的逆风，开始了千里行军。他们先到大寨、昔阳参观，然后回平定，从皮章庙到娘子关，从冠山到黑尖山，六、七天时间踏遍平定的山山水水，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

他们路过一个队，村口贴出新刷的大标语：“热烈欢迎县社领导检查指导工作。”李锁寿看了很不舒服，当面嘱咐干部今后别搞这一套。接着，他又回头对大家说：“这是群众批评